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篇章

後漢書趙岐傳曰岐著孟子章句傳於時又儒林傳曰程曾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

高誘呂氏春秋序曰誘正孟子章句

章句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今爲章句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崇文總目曰陸善經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

胡元瑞經籍會通曰漢藝文志作孟子十一篇蓋七字

悮分爲十一兩字也

按賈同責荀篇云孟子十四篇乃析七篇上下言之

漢志作十一篇乃合外書言之悮分七字說非

題辭曰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

疏曰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之也據趙氏分章則梁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有一章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四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

陳士元孟子雜記曰今七篇實二百六十章

李昉等太平廣記神部引纂異記張生詣舜廟事曰孟

子著書七千二百章

按趙氏云二百六十一章疏分計只二百六十章音義則二百五十七章集註則二百五十八章陳氏云實二百六十章者據疏所分計漫總之耳太平廣記加多如許頗駭井魚聽聞愚謂其無足駭也乃字之傳寫誤脫也千當篇字二百下當有六十兩字

梁惠王章句　孫奭音義曰上凡七章下凡十六章　疏與集註皆同　顧安承教章疏曰此段宜與前段合爲一章趙氏別分之　輔廣答問曰既著箇梁惠王曰字則已是分爲兩章然其實只是一時說話　張栻孟子說滕文公問三章通連爲一

公孫丑章句音義曰上凡九章下凡十四章　疏與集註皆同

按宋高宗石經孟子每章首俱別起一行惟孟子致爲臣句直接必爲之辭之下似通爲一章今據諸古本此篇章句之數未有異同宋石經或屬偶然

滕文公章句音義曰上凡五章下凡十章　疏與集註皆同　四書辨疑曰使畢戰以下當自爲一章正爲首無滕文公三字以故併而爲一若以兩次與兩段之事證之三字乃脫漏無疑

離婁章句音義曰上凡二十八章下凡三十二章　疏同　集註曰離婁下凡三十三章　饒雙峯講義曰樂

正子兩章只一件事是兩次說所以分作兩章　陳禹謨譚經菀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遂其半不同論語所重者只是一意此却是無上事而重出二句　孟子集註考證說禹惡旨酒章曰通上章言舜因歷舉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似一時之言與末卷末章意同　四書湖南講述四章文爲一　辨疑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二何嘗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字　王栢孟子通旨曰妾謂因儲子有瞷夫子之語遂發瞷良人一段言求富貴利達者則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觀之恐正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字非闕文也

按題辭疏離婁篇凡六十一章卷中乃云上下共六十章一人之言自相違伐今考下卷卷首總述趙氏章指云第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已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中脫人有不爲一章至其本章疏文有云此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此十七字明即章指之辭而總述缺之非以初之題章偶誤客於追改遂於此硬缺其一以强合三十二數耶然則疏本離婁下卷實有三十三章與集註本正同也章句及音義題少一章當即王氏所謂儲子齊人兩章在舊本原合爲一耳

萬章章句　音義曰上凡九章下凡七章　疏曰此篇凡

十八章上卷有九章其餘九章趙氏分爲下卷　集註與疏同　張南軒本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以下別起爲段

按下卷音義題少二章或當時合問友問交際爲一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一未可知也上卷使舜完廩至奚傒焉雖與上同論舜事而義已各出頗宜分章趙氏既以合之則問友諸章似亦不嫌於合

告子章句音義曰上凡二十章下凡十六章　疏與集註皆同

盡心章句音義曰上凡四十七章下凡三十七章　疏曰此篇凡八十四章上卷有四十五章其餘三十九章

趙氏分爲下卷　集註曰上凡四十六章下凡三十八章　又曰莫非命也與上章蓋一時之言　孟子自范章疏曰趙氏云此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下章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然覩下文宜合此章又王子宮室章疏曰此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　宋高宗石經本分此爲二　辨疑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七字與上文意不相類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三字　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狂獧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悞混作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按疏與音義上下互差二章考上卷卷首疏述趙氏

章指曰一章言盡心竭性二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其閒脫莫非命也章又曰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其閒脫無爲其所不爲章上卷實四十七章疏脫其二顯可覩也下卷述章指曰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乃析去魯尼陳一章爲二又曰三十八章言聖人不出名世承閒仲尼終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遂接之曰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五章是盡心篇有八十四章也所列明只三十八章而遂云凡此三十九章疏之疎謬至於如此其所析出一章要亦因上卷脫悞强欲以之益數不足爲案據

矣蓋下卷仍當以三十七章爲定集註與音義又上下互差一章上卷所少乃以孟子曰王子宮室以亦六十九字與上合爲一章下卷所多仍依舊疏以孟子曰君子之戹以下十八字別析爲章也王子上自有孟子曰字起端義雖相承而以願安承教從子敖來等章例之何必獨合此章至以孟子曰爲美文然於經猶未大害也孔子章硬析爲二本疏家一時遷就私智朱子倜爲所欺仍覺上截三十三字視萬章篇無別意義遂以重出註之論語以門弟子各記所聞故宜有重出章孟子自著書安得亦有重出趙氏注萬章下之首章曰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下惠

之德以為足配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

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三子足配聖人且數四留

意矧于所願學時中之聖獨不致其反覆乎夷惠事

覆陳於公孫上卷伊尹事覆陳萬章上卷孔子之事

乃覆陳於此卷其陳夷惠及合陳四聖俱重加孟子

曰以資斷語則此君子之戹陳蔡二句例宜別有孟

子曰字何得因之施技析為兩章致令後賢之疑其

重出耶疏之害經此其甚焉者矣

趙岐孟子篇敘曰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

敘之意也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

義為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仁義

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之思奉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性情故次以告子論性情也性情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寡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孟子講義曰趙臺卿之論序篇其說迂濶是猶相馬者徒求于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眞者遠矣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于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于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按漢人說尚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王仲任嘗詰之也曰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趙氏果復于章句文字求其所法誠不免王氏之譏矣已右敘原在章句卷末自作疏者分裂其文入疏中而零亂不全今依毛扆影宋蜀大字本章句錄

湯溪錢宸照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逸文

荀子大略篇曰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按史記載淳于髠見梁惠王云王再見之終無言也客以問髠髠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頗與此事相類而淳于髠不能有攻邪心言故程子特信爲孟子事集註引之錄于格非章下大賢所折衷可定爲七篇之逸矣

韓嬰詩外傳第二卷曰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

已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能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伊尹三語雖見盡心篇而彼是專論伊尹此是論衞女而舉伊尹旁證此非重出彼亦無遺文也朱氏經義考迷此爲孟子遺句除去伊尹三語又誤無衞女之志則怠怠字爲篡似覺難安今謹照原本錄欲謂其七篇所遺當爲別一段全遺文

漢書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

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按史淮南王傳伍被引文云紂先自絕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荀悅漢紀亦作自絕于天下

劉向說苑建本篇引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普材之幼者必勤于學問以修其性

又引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按李氏戒菴漫筆史氏三遷志馬氏繹史述此入句云俱孟子之逸王氏玉海吳氏孟子弟子傳序焦氏筆乘只述前二句經義考述至得其所欲未知孰是

據太平御覽直題孟子似不由于說苑而亦屬八句
又吳氏欲斷此爲外書性善文則自一性句上宜俱
孟子言矣上條玉海等亦只述二句今觀其與下條
語勢相類或者同屬性善文因幷其言材性句錄之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
無意而至者也
按漢儒之尊信孟子者莫如雄其所引定無所譌故
晁氏讀書志特舉此以證孟子之多有散軼
風俗通義正失卷序引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
勝其惡又卷中述劉向論孝文帝復證以此兩言作堯
舜不勝其善

按劉知幾史通疑古篇惑經篇皆引堯舜二語題曰孟子承自風俗通也自卷首至此數條理得詞順似可信爲七篇外之逸文以下則不能盡信

韓詩外傳第六卷曰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淵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乎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夫

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夫蘖冬至必彫吾其時矣

按此即告子下名實章答難一書中不應兩出而又錯迕其辭孟子以仁義導齊王與當時游說士絕異必不自言說公之君淳于髡方以公儀子思居魯而魯削爲諷必不更移其事于孟子此蓋由他人傳識而不得其本眞非孟子十一篇內文也外傳又嘗載孟母裂織買豚敎孟子及孟子欲去妻二事皆非孟子書所應有雜說中凡于孟子偶涉必槪指爲孟子遂文泥矣烏程董斯張作吹影集舍其中淳于髡語

摘出吞舟之魚四句夫蕤冬至必彫二句經義考又摘出雷電之起也七句析稱孟子逸句三條尤易滋後來之惑今全著其本文俾學者流覽而自辨焉

又第四卷引孟子其于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質放心而不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其文之所以衍出顯是牽合別章

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按質穀不可勝食下斧斤以時上蓋亦牽合下樹桑衣帛耳程泰之謂鹽鐵論借語爲證每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爲據而疑今孟子之殘闕所見良是

又執務章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之思耳又引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

按上條似即曹交章之約文下條據今本鹽鐵論暨王逸楚辭章句孟作孔字史繩祖學齋佔畢亦言鹽鐵論引孔子而戒菴漫筆日知錄俱以孟子畢之豈其所見本偶有不同字耶

鄭康成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

按此乃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傳曹劌諫觀社語大行人諸侯之王事注引作孟子後小行人凡諸侯入王注引司農云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讀此則知大行人是偶誤無疑

又禮記坊記注引孟子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按似即萬章首章告子小弁章兩結語之變文

何休公羊傳成公十八年注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疏曰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又定公十二年疏曰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是十取一之文也

按當獨出司馬法耳志錄司馬法六百五十五篇今存僅五篇故亦無從驗矣賈氏周禮疏引白虎通天子囿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云與孟子不同者白虎通細別言之也所謂不同以孟子但有七十四十之文無次國小國之別非謂孟子

云十里七里五里爲不同也公羊疏出賈疏後其斷

此爲孟子文或者緣賈氏稱及孟子遂誤憶之

袁宏後漢紀孝靈帝紀楊賜諫造三苑書曰六國之際

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

按傷槐者死晏子春秋所載齊景公事而取獸有罪

亦非爲梁惠王言也葢同是趙鏵牽誤

高誘呂氏春秋孟春紀注許愼淮南子覽冥訓注俱引

孟子曰王者師臣

按陳氏孟子雜記云二注所引文同或自有據今考

說苑載郭隗言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

友也後漢陳元上疏變其文作師臣者帝賓臣者王

而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意亦相類故
許愼高誘遂相承撮畧混之爲一說耳
宋書臨川王義慶傳錄鮑照河淸頌序引孟子曰千載
一聖是旦暮也
蕭綺拾遺記錄引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
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按聖人在位賢士百里而有一則猶無有也王道衰
微賢士千里而有一則猶比肩也此鬻子文也萬世
之後而遇一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此莊子
文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此申

子文也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此戰國策齊王謂淳于髡文也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髆也此顏氏家訓引古人文也孟子中則未有語意近此者鮑氏蓋以莊子爲孟蕭氏以申子爲孟李氏乃以家訓文牽連名世之語其誤引同其所誤引各不同也

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孟子曰圖影失形當爲光景之景晉葛洪字苑景始加彡世輒改孟從葛甚爲失矣

按此當因風俗通致誤也正失卷引孟子堯舜二語其下接云傳言失旨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久矣其患之也顏氏以傳言失旨五語通上爲一科

遂兼認此爲孟子語爾書證篇又述風俗通所記高漸離郭禿二事乃顏氏熟習風俗通之驗

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按告子魚熊章云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此恐取其語憑臆裁斷致差失其意旨然不能遽定說更見下條

梁釋僧祐宏明集載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曰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

又文宣王子良與中丞孔稚圭釋惑書曰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智勇之過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爲本

按右二條僅爲釋氏傳錄梁武勅答論頗渝入虛無不當是孟子語他籍中復未值其底裏惟嘗因綦毋邃注孟子多於他家二卷而疑孟子外書梁時有購得其僞本者以此及梁書一條覘之殆不虛所度

孔穎達詩豳風七月正義曰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

按公羊傳宣公初稅畝注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婦女相從績至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漢書食貨志亦具有此文並不謂孟子言也公羊疏云此是何氏時時王之制如其說孟子自不應稱及或者謂孟子是孟堅譌

公羊傳僖公二十八年疏曰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

按此或以舊注爲經或作疏者自舉孟子申說前人亦指爲孟子之逸就文勢知其不然

司馬貞史記索隱殷紀九主之事引劉向云有寄君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

按管子八觀篇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又治國篇令不必行禁不必止命之曰寄生之君孟子則惟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注謂其爲寄公旣非正文所言而文義亦別不可以當九主中之寄君孟子者管子之傳誤也

又六國表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按路史夏后紀禹生僰道之石鄉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葢相承索隱之文據後漢書逸民傳戴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章懷注引帝王世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帝王紀正皇甫謐所撰但有西夷文而並未舉孟子在孟子則但云文生岐周西夷人也而並未言禹小司馬氏恐便因有同文混誤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按此離婁下篇公行子章趙氏章指文也自作疏者

以章指劃兼而世遂鮮見故史鄧董斯張馬驌諸君皆視之爲逸文

後漢書朱祐景丹等傳論光武存矯枉之志注引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又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引孟子曰矯枉過直又張皓王龔傳贊二子過正注引孟子曰矯枉過正又黨錮傳敘矯枉故直必過注曰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按矯枉過直語出越絕書孟子惟陳代章注云人當以直矯枉耳巳自枉曲何能正人右四注俱憶爲孟子正文而復乖其意後漢書則未引此爲孟子也經義考逸經卷舉黨錮傳注文直云見後漢書又舉王

充等傳論注文云見仲長統昌言毛氏四書賸言亦然昌言三篇雖備著於仲傳其理亂篇但云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並非引孟子章懷所引復不注於昌言文而注於總論下毛朱二公何適同此誤耶究其所以蓋由明陳士元雜記先有是誤陳彭年等廣韻公字下注曰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又邱字下注曰孟子齊有曼邱不擇

按元和姓纂云尸子齊有曼邱氏此孟子豈尸子譌耶然公都子於孟子外未必別見而七篇無稱其學業文儻果梁陳閒有僞外書則此亦當是蓋廣韻注多仍自隋長孫訥言切韻箋注也

又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

按此孟子乃孟康誤也玉篇引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可爲其誤之確證經典釋文舉老子注解人有孟子注二卷自記云或云孟康可覘其誤之恒情

昭明文選王仲宣誄注引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按公孫丑上篇與人爲善章趙氏章指曰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今注疏本無蓋亦被作疏者割棄而毛扆校叢書堂錄本尚有之

又江淹別賦曹植送應氏詩謝靈運登臨海嶠詩三注皆引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按孟子言太山者三此當爲其注文今檢趙注及章指俱未見惟論衡說日篇有此二語而其轉誤無因注孟子者趙氏外舊尚有劉熙綦毋邃陸善經三家行世此或出在三家注中未可知

又景福殿賦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之名如酒槽也

按七篇中槽字未見獻惟稱孟獻子見之而無訓軒之理劉氏所注孟子隋書經籍志載僅七卷是亦未有外書此等語不知注於何文之下豈劉氏注七卷正文有與趙本不同者歟抑或誤以劉氏釋名爲孟

子注歟郭有道碑李善又引劉熙孟子注隱度也括

猶量也隱括二字見於趙氏篇敘音義末亦附釋篇

敘三字劉氏宜幷爲之注

虞世南北堂書抄述逸孟子云戰者危事也

按似漢藝文志兵書類所云陰陽家之孟子未必是

鄒孟子詳見前篇

歐陽詢藝文類聚雪部逃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

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

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

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

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

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按戰國魏策呂覽開春論俱詳記此事卒者魏惠王非滕文公其太子即襄王惠公惠施也於孟子略無相涉不知歐陽氏何因致誤太平御覽天部禮儀部兩承之悉題曰孟子今所有熙時子注僞外書更易太子曰善爲孟子曰禮也尤可嗤

初學記引孟子曰兼金好金也說文繫傳引孟子曰鬩小鬩也

按此俱見趙氏注觀句法知其不當爲正文而唐人猶每蹈此弊如文選七命注引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也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又琴賦注引孟子

離婁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聞者自知今不縈列

趙註長短經是非篇引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按管子云變化則爲生爲生則細矣故道貴因趙氏襲其義變其文託名孟子未嘗遽信

孟子好辨章疏曰注云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者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

按凡疏單稱經者例屬本經此更與周公仰思之文並舉似禹稷手足胼胝六字出於孟子而今本無之

乃其逸也然孟子疏跡繆特多如惡醉強酒下引論
語惡濕居下爲比以本經之文誤爲他經則此以他
經之文誤爲本經亦或有之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
之湯武順天理萬物故天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
王諤諤以昌
按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是孔子語載說苑正
諫篇其上依採旁說辭若自妨亦恐難深覈
又述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
則輙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
按卽列女傳載三遷事也此等辭孟子書不應自述

前既有辨言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按宋史藝文志王雱有孟子註十四卷今佚不傳古本之引或曾見是書中然所引當只二句歟今本少一則字多一爲字爲小異也戒菴漫筆通擧之云下數語今本絕無豈在十四卷之逸乎依約立說不能委決是非大氐難足爲據

陳師道文集取守論引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爲節文以爲儀

按今本惟離婁篇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於此略似而義旨大殊后山去朱子不遠所得見文當不復數句遺脫恐但是疎於檃括致越其規

陳士元孟子雜記述說苑曰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汩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又述僞苑瓊珠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巔

按上條不見說苑其言論頗有似於宋儒下條所云僞苑瓊珠不知何時書跛羊語則本於史記李斯大

抵皆未可信也姑列俟更考

趙宧光說文長箋引孟子虎豹出於山

按說文枏古文作山顯屬論語竄一字稱孟子謬

馬驌繹史述文選注引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按李氏引此文在曾子建與楊德祖書注中題云荀子未嘗云孟子也荀子修身篇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文雖與選注頗異而大意實同繹史又述選注孟子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爲周威王師考選惟揚雄解嘲云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李但引趙氏滕文公尊敬

孟子若弟子之問師爲證並無言周威王處呂覽不苟論有甯越學十五歲周威公師之之說其威公乃西周桓公之子亦未嘗云威王也馬氏承五臣本劉昺注不知其大誤也上條則承誤自三遷志

浦江戴殿謙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別本

戴叔倫意林序曰梁潁川庾仲容略孟荀諸書要會爲子書抄三十卷扶風馬總元會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

容齋隨筆曰唐代未知尊孟故馬總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

李詡戒菴漫筆曰古本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慈幼推心於民

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譏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若久塗炭則易政。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此載扶風馬元會意林中凡二十六條不甚異于今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句迥然不同

按馬氏增損梁庾氏書錄爲意林旨惟取意所協不盡拘拘成文也李氏所舉孟子六條文雖不同實猶

未足深駭虐政至保妻子明以兩章文拈合爲一衹
已乘與二條兼章句錄白羽條則全屬章句文伊尹
條僅一字異惟雖有智慧一條稍不可解考馬氏原
本若久塗炭則易政下尚有如渴不擇飲也句而李
氏失之有此一句可知其衍出文屬馬氏所意括矣
其篇末更一條云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
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亦與今孟子迥別此正可互
相參以見馬氏之間用己意攙括也李氏不一檢察
盡視爲孟子原文何怪有迥然之駁耶朱氏經義考
承李氏攙掇所殊編作孟子遺句尤足貽惑大凡孟
子一書自趙氏章句行已成定本縱或授受之殊傳

寫之變不過字句間小有之寧至唐世而大段迥別猶若此哉意林中惟一芥類可信爲據本異而論衡亦云不攻一芥於人其他異文多可與漢唐人徵引印證如無以保妻子作不足以保妻子與說苑符未聞變於夷作不聞用夷變夏與牟子符安居而天下熄熄字作息與鹽鐵論符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援上各有則字孳孳爲善者孳孳作孜孜皆與後漢書注符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各無方字流字與世說注符此天爵也此人爵也各無此字與魏書符終亦必亡而已矣無必而已五字掘井九軔軔字作仞皆與文選注符蓋其據依所自

國與塒本有殊而並未敢以虛誕竄入也洪氏謂其差有不同當卽指謂此等焉耳

西溪叢語曰孟子言餂之也孫奭曰本亦作餂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按孫氏音義所著各本異同字於牣丁本作切歡樂本亦作勸樂易耨字亦作蓐沛然字亦作霈超北本或作趨邪後丁本作移罔民丁作司民䁥䁥字亦作詣曰否本亦作不沮君本亦作阻尼之丁本作屔輴相丁作輴押鎡基本或作茲不惴丁本作遄氣之帥本或作師願藏本或作臧蚳或作萌或作吡內交本亦作納擴而充字亦作彍遺佚或作迭或作失阨窮

本亦作厄祼程本亦作程止之或作正之隘或作阸
或作阨寡助之至本或作主沈同本或作沉齊宿字
亦作齋悻悻字或作悻瞑眩又作眠眴于茅本或作
苗盼盼丁作盻盻捆屨張本作綑放勳曰曰或作日
倍蓰丁從竹下徙蚓或作螾藁或作稾範我或作范
氏救民字或作捄蠲孔字或作職孳或作孶或作孖
頻顣本亦作嚬頞兵甲本或作鉀以濯丁本作瀹橫民
或作緫民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迭爲本或作佚簿
正本多作薄搏而丁本作搏者秦本亦作嗜蹴爾本
或作蹵不揜丁本作變匹雛丁本作疋惡乎執本亦
無乎字遶財一本作才尼於本或作厄度也字或作

廖餂之本亦作㸃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附見他文下者攺矣人而恥上有由字仰而思作卬思所標正文亦間有異於今如昆夷作混餓糲作糇齊疏作薺疏曾子作強蚋作蠓嚳作䳲鵝作䳘狠作很放勳作勛㮣穆作繆辨禮義作辯智之於賢作知巍巍然作魏魏之類

之所主爲本者趙氏章句也今章句如此天之所與我夫子之設科及一鄉皆稱原人上之蔿子皆與集註顯殊而有鄰之當爲有扈孟季子之當爲季子吾黨之當爲五黨亦猶於注文可測檢及舊注本則其顯異文尙不勝計大者如褻襟作褻褻宿豐出豐

皆作釁而後衣作然後不爲臣作惟臣萬章篇泰誓亦作大誓平公王公下皆無之字事君者下有皆字可以無饑作足以無飢愛其親也也作者不仁章公孫丑下有問字有性焉焉作也細者如由古樂作猶亶父作甫枹作桴一毫作豪校數歲作技不均作鈞什伯作百猶惡醉猶不得亟皆作由道在爾作邇求諸難作之不能奪作弗隕厥問作殞而凡饑皆作飢殭皆作強潔皆作絜孫氏悉未舉及此類之變又由孫氏後別本錯入故耶

集註曰外國本仁也者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未詳其然

否也
四書疑筵曰外國本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曰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崵東澗跋云日本僧秀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考今北峯之子行果爲予言秀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模其國中本遣高第僧護行以送吳越故舊中流失舟秀以喪其弟子悞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劉元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籍多中國無有者且刻本精良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僞書却之

按詹氏云此爲高麗寫本語類中嘗自言問於尤延之蓋朱子未親見其書也錢曾又謂高麗有論語集解寫本而孟子則至今無更見者日本國多存逸書歐陽公已言之今日本孟子考文與七經考文合刋其所取校訂者有方古博士家寫古本高麗日本同在海中尤氏豈誤憶之耶然考文於諸經頗詳獨孟子之異古本者僅十四條且皆一字之微一字必校者如集註所云二十字反忽略之乎則日本國之古

本孟子亦未有此二十字也遐邈莫訪嘗姑闕疑

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曰孟子節文二卷洪武時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辭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宮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周賓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等奉上徵天下者儒同校孟子中間語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其餘一百七十餘條頒之中外俾皆誦讀向有板在南雍今殘缺矣

戒菴漫筆曰國初嘗刪國人寇讎反覆易位等章其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按宋初先有馮休删孟何涉删孟今何書不可知馮書則但著說十七篇以明其意而未有實删之本

東陽徐潛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始末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章句曰孟子仕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

仁義爲首篇

風俗通義曰孟軻受業於子思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乃去齊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

劉向列女傳母儀篇曰孟子道旣通值梁招賢乃至梁旣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而問之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

宋子序說曰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伐燕而

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張須修孟母墓記曰蒐窮片石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二十七年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卒孟子之至魏魏惠王三十三年也慎靚王二年去魏適齊赧王元年去齊在齊凡六年自齊葬魯乃此六年間事皇極經世又謂孟子於赧王四十三年爲齊卿四十四年去齊其生總不屬孔子卒後三十五年矣孟子曰

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蓋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則孟子之生去聖未百年也季本孟子事蹟圖譜曰通鑑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謂其稱惠成王即惠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史記所云哀王者而以汲冢書所稱今王爲即襄王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魏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齊宣王十四年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

者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曰如此之深而在齊曰如此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為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為無哀王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為三十九年庶幾近之

又曰大事記載孟子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田法書於致為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

平公之事皆略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又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以戰國策宋偃稱王時載滅滕伐薛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所幷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考焉

日知錄曰古書紀年稱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乃周愼靚王之二年也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爲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則孟子在二國皆不

久暫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悞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元年故也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知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按大事紀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余云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

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靚慎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而即去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齊當即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葬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

按孟子當生於周安王中年早年抱道自尚不見諸侯逮顯王三十三年始應聘至梁時孟子年約五十故惠王稱之曰叟後二年惠王薨襄王立遂去此孟子先遊梁而在梁不甚久也赧王元年齊宣王伐燕

取之燕人畔孟子致爲臣而歸在齊之日蓋梁爲之
追擬其至齊時當如張氏云愼靚王二年耳自顯王
三十六七年至愼靚之初此十餘年內須爲適宋適
滕之日去齊後則惟一適於魯滕之滅在愼靚三年
蓋去齊時已無滕國而魯平公恰立於去齊之歲也
時孟子已年七十餘所如不遇委命於天浩然返鄒
法仲尼著書垂教不復出矣如此論孟子生平則於
七篇事理無不協蓋梁事當依史記齊事當依通鑑
而汲冢紀年等可不必擾之爲煩
章句題辭曰孟子鄒人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
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幷或曰孟

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
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王肅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
有孟子居即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
孟子雜記曰漢書藝文志注孟子字子車孔叢聖證論
等書一作子輿一作子與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注又
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輿與與字訛也正韻平聲軻邱何
切注云車軸也故孟子名軻字子車廣韻去聲軻口个
切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而張鎰等著孟子音義軻
音㘫如也或云羣書多稱子車當讀平聲爲是
史氏三遷志曰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

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術鄒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居者出於孔叢及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輿者出於晉傅元所著傅子孔叢書雖漢隋唐志不載而劉孝標李善之注已引用之世代去傅元已遠又爲晉人所著見聞似真

按今本孔叢稱孟子車注云一作子居王氏困學紀聞疑子車子居子輿皆傅會而王肅少居坎坷之說尤甚穿鑿中論序所云當以爲實錄已孟氏譜謂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一云李氏孟子於周定王

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娶田氏生一子即孟仲子雖其家世相傳如此而古籍無徵生卒之年且與壽數齟齬蓋如所言則當壽百五十四也代既久遠流傳不能無訛宜姑置之勿論矣

章句題辭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孔叢子雜訓篇曰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退子上問焉子思曰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朱子文集董銖問孟子集註序說云史記言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註云趙氏及孔叢子皆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銖謂趙岐所注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僞書似不必引如何曰孔叢子雖是僞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

輔廣孟子答問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世而孟子眞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

孟子說解曰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爲衍趙岐等遂謂親受業於子思非也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子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又言魯繆公之時子思爲臣

今按伯魚先孔子卒則子思猶乃親事夫子後此百餘年安得尚在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乃立上距夫子卒時七十一年矣子思爲穆公臣時計其年已老而孟子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穆公元年凡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親受業者誤

王復禮四書補註曰史記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據春秋傳孔子卒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魚先卒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卒年其卒亦止當在威烈王四五年間乃說者謂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則其距子思之卒

已五十年之遠

四書賸言曰梁惠即位之年距魯繆即位止三十零年卽梁惠卒年距魯繆卒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非可盡非者歟

按謂孟子親受業者趙岐孔叢外更有風俗通漢藝文志二書而其事却難信王氏本世家謂子思年六十二玩世家此文似屬下困於宋非謂其壽終於此若壽終於此則不及爲魯繆公臣矣毛氏云梁惠之卒距魯繆卒年不過四十零考子思臣魯在繆公初年孟子至梁則在惠王末年相距者實七十餘年故一欲破之一欲護之而均覺未能不若郝氏說解之

辨爲得其當也○再按孔子出處大略有二戴記史記世家等書可旁見孟子闕有間矣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七篇之中惟初見梁惠王及齊伐燕二事有年可稽餘俱由是類推而伐燕之年史與孟子不合溫公朱子蘇氏呂氏紛紛調停先梁先齊且無定論其他抑何暇計耶虞世南北堂書抄嘗引孟軻傳曰軻字子輿勤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記傳中無此文則唐以前已有爲孟子別傳者今不可見矣元吳氏萊本史記删去荀卿鄒衍以下諸子爲孟子列傳吳氏迂又撰孟子年譜二書今亦不傳明史氏鶚撰有孟子作表而多取氏譜之說於七篇文

不無所遂嗣是季氏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氏貞默有孟子編年閻氏若璩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三書皆主孟子本經爲說季氏謂孟子隱居於鄒四十餘年始至齊見宣王不久即去至宋由宋至薛由薛至魏踰年惠王卒襄王嗣去而歸鄒滕文公勝行井田在其國者十餘年復至齊宣王以爲卿伐燕後二年去齊至魯不遇復至宋而孟子甚老矣譚氏謂孟子鄒人鄒乃魯之下邑實魯人也年四十見齊宣王後之梁之宋之薛復至於齊爲客卿去齊見鄒穆公又見滕文公而歸於魯閻氏謂孟子鄒國人晚始遊梁繼事齊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至魯以滕文公至

滕道皆不行復歸望經畢測均苦於無他左驗故其說終莫能齊同然在千餘年傳聞無辭後能即本經之內詳察殫究比而次之其用力皆專且勤矣文繁不及甄錄各撮大旨附焉

東陽趙樹奎校字